

大国中东安全战略

中国在阿拉伯世界的新兴角色*

[埃及]穆罕默德·赛利姆

摘要：本文认为，中俄对叙利亚危机的处理方法势必对未来阿拉伯世界产生深远影响。这种处理方法产生的积极效应正在不断显现，中国应继续加强这方面的贡献，通过协调一致的方法与阿拉伯世界新政权接触，巩固“中阿合作论坛”，解决中阿双边贸易尤其是与“阿拉伯之春”所在国贸易的不平衡，集中对这些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进行投资，把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四点主张”提到阿以谈判的议程上去，并在巴以问题、伊核问题等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关键词：阿拉伯世界；“阿拉伯之春”；“四点主张”；“中阿合作论坛”

作者简介：穆罕默德·赛利姆，博士，科威特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译者简介：包澄章，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在站博士后、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上海 200083）。

文章编号：1673-5161（2013）06-0008-10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四个现代化”的提出预示着中国的全球战略已从侧重革命性变革转变为基于实用主义和经济主义的政策。阿拉伯世界能够感受到这种转变，因为中国注重支持包括新建立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在内的各种和平计划，不断拓展经济关系。全球两极化时代结束后，中国开始在中东地区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政策，中国并不认同西方在中东地区推行的改造计划，包括小布什的“大中东

关于中国的全球革命性道路及其对巴勒斯坦政策影响，可参见 Mohammad Seli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Palestine Question”, *Al-Siyassa Al-Dawliya*, (Cairo), 7 (25), July 1971, pp. 58-83.

民主改造计划”。事实上，中国是唯一没有出席 2004 年三场峰会的大国，由世界其他大国主办的这三场峰会旨在为“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组建国际财团。中国认为，阿拉伯世界的变革应源于地区内部，而非通过外部压力去实现。

至 2010 年，依靠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中国开始走出国门，向中东周边地区投射力量。中国向外投射更多的是软实力，而非硬实力。中国扩大了在中东地区教授汉语和中国文化的计划，与阿盟各成员国共同成立了“中阿合作论坛”，在中东地区招收了 9000 名留学生。此外，作为一项传统政策，中国一直派遣留学生赴阿拉伯国家深造，提高阿拉伯语语言能力。中国一直努力支持巴勒斯坦建国，并且仍然是唯一设立驻巴勒斯坦大使馆的大国。

肇始于 2010 年底的“阿拉伯之春”以大规模革命运动的形式席卷了中东地区。“阿拉伯之春”后，尤其是在西方大国绑架这场运动为自身利益服务的企图变得清晰之后，中国进一步巩固了对中东的政策。与乌克兰人和格鲁吉亚人不同的是，阿拉伯人的抗议运动主要都源自本土，并非由西方大国所驱使。事实上，西方大国曾试图保护阿拉伯国家的统治政权。然而，抗议运动开始后，美国便调整其政策，控制这些运动，以维护自身利益，其中包括与埃及穆兄会结成联盟。通过这种形式，美国人可以确保权力控制，穆兄会也可以确保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利益得以维持。这导致埃及国内的政治进程被设计为有利于穆兄会能顺利掌权，最终使埃及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分裂，至今仍困扰着整个国家。在利比亚，美国的军事干预破坏了该国的基础设施，利比亚领导人身亡，最终导致利比亚国内的暴力狂潮和分裂状态。美国人对也门进行干预也是为了确保阿里·萨利赫总统的统治，萨利赫是美国在“反恐战争”上的亲密盟友。这导致也门长期处于动荡状态，整个国家几乎遭到破坏。美国默许一些地区国家将武器提供给“革命者”，叙利亚的改革运动最终也演变为暴力冲突。

在所有这些案例中，美国都是与温和的伊斯兰主义者结盟。然而，温和的伊斯兰主义者同时也为美国带来了极端分子，如同我们今天在埃及和突尼斯看到的那样。美国之所以支持伊斯兰主义者，原因有两点：一是美国想建立一道逊尼派伊斯兰主义（Sunni Islamist）的屏障政权来阻挡伊朗这个什叶派国家，作为美国对伊朗冷战的一部分；二是美国希望确保其在阿拉伯世界的利益，包

Mohammad Selim, “China in the Post Bipolar system,” in Mustafa Al-Hamarneh, ed., *The Arabs in the Global Strategies*, Amman: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 of the Jordanian University, 1994. Mohammad Selim, “The impact of the rise of China on global and Asian balances”, in El-Sayed Amin Shalaby, ed., *China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Cairo: Egyptian Council for Foreign Relations, 2006, pp. 56-66.

Liu Youfa, “Political turmoil in the West Asia and North Africa and its causal factors,” in *The CIIS Blue Book on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China’s Foreign Policy*, Beijing: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Current Affairs Press, 2012, pp. 107-115.

括劝说伊斯兰主义者在以色列安全上发挥作用，作为其权力控制的一种代价。伊斯兰主义者要获得美国的支持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即伊斯兰主义者必须奉行符合美国利益的外交政策。事实上，新组建的伊斯兰主义政府比之前的政权更忠于美国。这显然不是革命青年在抗议活动开始时所期盼的。事实上，《人民日报》阿文版网站 2012 年 2 月 17 日刊登的一篇题为《阿拉伯国家若使自身命运操控于西方手中将是悲剧》的文章认为，“如果中东政治变革换取的是完全倒向西方，使自身命运操控于他者之手，无疑将是更大的民族悲剧，阿拉伯民族的复兴也将变得更加遥遥无期。”这一评论相当准确，因为伊斯兰主义政府确实奉行亲美的外交政策。

本文旨在考察中国对发生剧变的阿拉伯国家局势发展的应对，评估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政治互信及对阿拉伯国家的贡献，指出中国在未来寻求建立多极化世界、维护阿拉伯国家主权、加强中阿关系上可能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二、中国和“阿拉伯之春”

和其他大国一样，中国对“阿拉伯之春”的发生也感到惊讶。“阿拉伯之春”曾被视为“骚乱”或最好的“变革”，但同时也不可能为阿拉伯人带来民主的发展，这种预测如今看来是准确的。中国从内外层面就“阿拉伯之春”对其自身利益的影响迅速作出了评估：在国内层面，中国关注“阿拉伯之春”对中国穆斯林的影响，是因为这场运动最后变成了“伊斯兰之春”，新的伊斯兰主义政府（Islamist governments）可能会向新疆的分裂分子提供某种支持；在外部层面，中国关心的问题主要是其对“阿拉伯之春”国家的投资和贸易。

中国对“阿拉伯之春”国家奉行“不干涉内政”的政策，由该地区各国人民自己决定最终结果。2012 年 1 月 18 日，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在访问阿联酋

Osama Harb, “The USA and the Ikwān,” *Al-Ahram*, 26 July 2012.
ليو تشونغ مين: (تعليق: يا خيبة مسعى الأمة العربية إذا ارتهن مصيرها بالغرب)، صحيفة الشعب اليومية أونلاين الصين شبكة الشعب، 17 فبراير 2012.

网站刊文时将标题改为“阿拉伯国家若使自身命运操控于西方手中将是悲剧”，原文见刘中民：“西方干预决定阿拉伯国家走向”，载《环球时报》2012 年 2 月 16 日。——译者注

Baogang He, “China’s Response to the Arab Spring,” (会议论文), “民主化邻邦：‘阿拉伯之春’对中东和亚洲的启示” (Democratizing Neighborhood: Implications of the Arab Spring for Middle East and Asia) 国际研讨会，阿拉伯—伊斯兰研究中心、艺术学院和社会科学学院、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堪培拉，2011 年 12 月 9~10 日。

2011 年 1 月 30 日，《环球时报》发表社论“民主需要一场创新竞赛”，文章指出，“西方政治制度对全球的适用性开始受到怀疑……突尼斯离真正的民主社会还很遥远，埃及当前的混乱无论导致什么结果，该国的民主同样也很遥远。”参见“民主需要一场创新竞赛”，载《环球时报》，2011 年 1 月 30 日，第 14 版。

时提出，“我们主张地区的事务要由地区国家和人民自主决定，尊重地区国家和人民追求变革的愿望诉求，支持地区国家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这一主张反映出中国对“阿拉伯之春”和外国势力干涉问题的整体政策。然而，行动过程却各有不同。

以突尼斯和埃及为例，外国势力最初未进行任何干预，抗议活动随着本·阿里和穆巴拉克的下台迅速降温。然而，利比亚的事态发展一拖再拖，反对派使用暴力手段和外国势力包括某些阿拉伯国家提供的武器。在此背景下，2011年3月17日，中国对联合国关于授权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的第1973号决议投了弃权票。此后，北约出台了一系列方案，旨在摧毁利比亚的基础设施，参与对卡扎菲的暗杀行动。尽管中国政府宣布的政策是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但未料到西方大国会得寸进尺。换句话说，中国当时已经得到保证，北约的解决方案将严格执行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当北约远远超出授权，明显扩大禁飞区范围，甚至到了包括暗杀卡扎菲在内的军事干预的地步时，中国仍在呼吁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利比亚危机。2011年3月22日，中国对北约在利比亚境内进行军事打击表示遗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安理会相关决议的初衷是为了保护利比亚平民的安全。但现在我们看到一些国家对利比亚采取军事行动造成平民伤亡的报道，我们对此深表关切。我们反对滥用武力造成更多平民伤亡和更大的人道主义灾难”。2011年5月3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代表中国政府呼吁立即停火，通过和平方式化解危机，尊重利比亚人民的选择，但没有提及在利比亚的军事干预行动。反对派获胜后，事态逐渐明朗化，中国转向维护其在利比亚的投资，同时对和平解决危机作最后的呼吁。2011年7月6日，卡扎菲部队和反对派在米苏拉塔附近展开激烈交战。同一天，中国外交部亚非司司长陈晓东会见了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副主席阿里·萨维（Ali Al-Sawi）。陈晓东表示，应通过双方之间的实质性谈判，推动利比亚危机早日得到政治解决。反对派获胜后，中国恳请利比亚新政府保护其在利比亚的投资，并继续与中国进行经济合作。

“Towards a Bright Future of China-Arab Cooperatio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 January, 2012, <http://www.fmprc.gov.cn/eng/wjdt/zyjh/t898407.htm>.

“Foreign Ministry Spokesperson Jiang Yu's Regular Press Conference on March 22, 2011,”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3 March 2011. <http://www.fmprc.gov.cn/eng/xwfw/s2510/2511/t809578.shtml>.

“المتحدثة باسم وزارة الخارجية جيانغ يوي تعقد مؤتمرا صحفيا اعتياديا يوم 31 مايو عام 2011”، سفارة جمهورية الصين الشعبية لدى جمهورية مصر العربية، 1 يونيو 2011. <http://eg.china-embassy.org/ara/lxjzh/t827281.htm>.

“China's senior diplomat visits Libyan opposition base,” Xinhuanet, 7 July 2011.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10/china/2011-07/07/c_13969784.htm

Michael Martina, Chris Buckley, “China urges Libya to protect investments,” Reuters, 23 August 2011.

中国在处理叙利亚危机方面有了利比亚问题的前车之鉴。当安理会试图以同样手段处理叙利亚危机时，中国和俄罗斯在谴责叙政府、呼吁叙现政权更迭的决议上投了反对票。2011年10月4日，中国和俄罗斯对一项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该决议谴责叙利亚政府对反政府武装使用暴力。此项决议在安理会投票表决时，印度、巴西、南非和黎巴嫩四国投了弃权票。2012年2月4日，中国和俄罗斯以侵犯叙利亚主权为由，再次在对叙利亚进行政权更迭的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事实上，该决议草案已得到阿盟的支持。为此，《人民日报》刊文说：“选择什么样的政府，是叙利亚人民的民主权利。……不论哪些人组成政府，都有义务维护国家的稳定、保护人民的安全。做到这一点，离不开民族和解。……推动叙利亚问题和平解决，促进中东地区局势逐步走向稳定，是中国一贯原则立场。这充分关照了叙利亚人民的根本利益，也体现了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世界和平的高度责任感。”

冷战结束后，中国和俄罗斯在安理会使用否决权实属罕见。2012年3月1日，中国与俄罗斯在共同反对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谴责叙利亚当局的决议。此外，2012年7月至8月，中国派出多艘军舰前往地中海，以示对执行该政策的承诺。这是中国首次向利比亚派出军舰进行撤侨行动。在海上进行部署期间，中国还在靠近叙利亚海岸的地中海海域与俄罗斯军舰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印证了上述提到的中俄之间的战略理解（strategic understanding）。

中国已逐渐发展出一整套应对叙利亚危机的政策，提出“六点主张”：（1）叙利亚政府及有关各方应立即、全面、无条件停止一切暴力行动，特别是针对无辜平民的暴力行动。叙利亚各派别应通过非暴力途径表达政治意愿；（2）叙利亚政府和各派别要从维护国家和人民长远和根本利益出发，在联合国—阿盟叙利亚危机联合特使的公正斡旋下，立即开启不附带先决条件、不预设结果的包容性政治对话，通过协商一致达成全面、详尽的改革路线图和时间表并尽快予以实施，以恢复国家稳定和社会正常秩序；（3）中方支持联合国发挥主导作用，协调人道主义救援努力。即在尊重叙利亚主权的前提下，由联合国或各方都可接受的中立机构对叙利亚人道主义状况进行客观、全面评估，确保人道主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1/08/23/us-china-libya-oil-idUSTRE77M0PD20110823>

“Why China vetoes UN draft resolution for Syrian issue.” People's Daily Online, 8 February 2012. <http://english.peopledaily.com.cn/90780/7723539.html>

美国驻联合国代表苏珊·赖斯曾在评论中国和俄罗斯投否决票的行为时表示，美国对于安理会无法处理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感到愤怒。美国专栏作家约翰·梅茨勒（John Metzler）在2011年10月10日撰写了一则题为“俄中在联合国投否决票使叙利亚逃脱谋杀罪名”的报道，他在报道中同样提及了赖斯的愤怒。美国曾承认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杀害成千上万的平民，赖斯和梅茨勒对这种侵犯人权的行为表示过支持。

义援助物资运送和分发。中方愿向叙利亚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中方反对任何人借“人道主义”问题之名行干涉叙利亚内部事务之实；(4) 国际社会有关各方应切实尊重叙利亚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尊重叙利亚人民自主选择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为叙利亚各政治派别开启对话创造条件、提供必要建设性协助并尊重其对话结果。中方不赞成对叙利亚实施武力干预或强行推动所谓“政权更迭”，认为制裁或威胁使用制裁无助于问题的妥善解决；(5) 中方欢迎联合国与阿盟共同任命叙利亚危机联合特使，支持其为推动政治解决危机发挥建设性作用。中方支持阿拉伯国家及阿拉伯国家联盟在推动政治解决危机方面所作的积极努力；(6) 安理会成员应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及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愿忠实履行自己的职责，同其他各方就叙利亚危机的政治解决进行平等、耐心、充分磋商，以维护安理会的团结。为了落实这一政策，如同在处理利比亚危机时所采取的立场一样，中国避免向叙利亚危机各方提供武器。中国还与叙利亚反对派建立联系，叙反对派更倾向于同以“全国民主变革力量民族协调机构”(The National Co-ordination Body for Democratic Change)为代表的叙政权势力进行谈判。2012年2月，哈桑·马纳(Hassan Mana)率领“全国民主变革力量民族协调机构”代表团访问中国，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翟隽举行会谈。会谈期间，翟隽呼吁叙利亚政府切实兑现改革承诺，尽快开启各方广泛参与的包容性政治进程，通过对话和协商解决分歧与矛盾。

然而，我们不能仅仅以经济利益来解释中国对叙利亚问题的政策，因为中国在叙利亚的经济利益远小于其在利比亚的经济利益。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奉行的政策基于四点理由：(1) 中国已经意识到，巴沙尔·阿萨德政权的倒台会使以色列和西方大国在攻击伊朗时更加大胆，从而导致一场重要的地区性战争。一旦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流向中国的石油将会受到威胁。在中国看来，伊朗一旦倒台，可能会导致北约向中国边境地区的更进一步逼近；(2) 中国希望通过阻止西方干涉叙利亚实现两大目标：一是树立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有关主权国家和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的神圣性；二是打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霸权地位。这有助于使全球体系向一个真正的多极化体系转型，使全球性决策成为各国之间妥协的结果；(3) 中国在奉行对叙利亚问题的政策时，必须考虑美国的“战

中国外交部2012年3月5日发表声明中提到了“六点主张”，中国驻多哈大使在2012年12月16日多哈政策研究所的会议上也曾重申过这“六点主张”。

中国曾被指控向卡扎菲提供武器，但中国否认了这一指控，声称其已下令所有中国公司必须遵守安理会第1970号决议。

“China denies arms sales to Damascus,” *Global Times*, 11 February, 2012, <http://www.Globaltimes.cn/content/695432.shtml>.

略东移”，以及美国在调集东南亚国家威胁中国在南海切身利益上所能发挥的作用。中国曾试图在亚洲的另一端——西亚来对抗美国的战略，通过支持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的战略，以期俄罗斯会在亚太地区给以回报。同样，支持俄罗斯对于中国的经济利益至关重要，中国每年从俄罗斯进口 1300 万吨原油，预计到 2015 年，俄罗斯将通过天然气管道向中国出口 300 亿立方米的天然气。(4) 中国已从处理利比亚问题中吸取了教训，其主要结论是，北约背信弃义，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时限制了中国的介入，北约不值得信赖。

中国强烈反对外国干涉叙利亚问题，然而，当海合会国家派遣军队进驻巴林恢复法律和秩序、镇压什叶派叛乱时，中国并未采取行动。因为这仅仅是区域性干预行动，并不直接关乎大国博弈，这场行动是 2000 年 12 月在海合会国家签署的集体安全条约框架下被强制执行的。干预的目的是维持现状，而不是改变现状。

二、未来中国对阿拉伯世界的政策

无论伊斯兰主义力量的崛起是否是一种长期循环的现象，中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利益不会因此而急剧下降。中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利益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1) 叙利亚危机的结果；(2) 台湾当局如何接近包括新上台的伊斯兰政府在内的阿拉伯国家。未来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是否会受到严重影响，最主要取决于叙利亚危机的结果。如果这场危机最后通过协商和平解决，将会增强中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对西方的中东计划构成严重打击，同时也会遏制伊斯兰主义力量，尤其是极端主义势力的上升势头。当前，极端主义势力已成为叙利亚战场的主要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必须迅速采取行动，帮助叙利亚完成国家重建。然而，如果这场危机是以西方或“基地”组织所希望的方式结束，中阿关系尤其是中国与叙利亚新政权的关系将会陷入长期摇摆不定的状态。极端主义势力的胜利将会令中国的利益长期受到损害。这就是为何叙利亚上空的战斗对于未来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具有决定性作用。

台湾已开始怂恿“阿拉伯之春”国家与其开展技术合作，认为技术合作领域能够体现其专业化，这恰恰是中阿合作所缺乏的。埃及一位专栏作家访问台湾时报道说，台湾有意扩大与“阿拉伯之春”国家的关系。他在另一篇报道穆

Mohammad Fayez Farahat, “The Chinese and Russian behavior towards the Arab Spring wave: A reading beyond the economic interests,”(会议论文),“阿拉伯世界政治与战略研究中心年会”,阿拉伯学术与政治研究中心, 2012 年 12 月 15 ~ 17 日。

Kamal Gab-Allah, “Taiwan is approaching ‘New Egypt’,” *Al-Ahram*, 13 July 2013.

尔西访华的文章中讽刺这次访问无果而终，因为中埃之间的贸易平衡压倒性地有利于中国，该作家因此主张与台湾建立联系。

鉴于这两大因素以及上述全球和地区战略环境的变化，中国必须重新定位对阿拉伯国家的政策，以维护自身利益。中国对阿拉伯国家具有重大利益，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中国从阿拉伯国家进口的原油占其原油总进口量的 54%，这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阿拉伯国家，无论是否是伊斯兰主义政府，在继续与中国保持关系上都存在既得利益。海合会石油输出国有意与中国构建石油伙伴关系，西方在能源领域的新发现使其正迅速减少从这些国家进口石油。阿拉伯国家“向东看”倾向呈现上升趋势，并且特别强调向中国看。中国已经制定了一项政策来应对新的阿拉伯世界，这项政策将会在未来的几年中影响阿拉伯世界。从中国对叙利亚问题的政策上就可见一斑，该政策一定会将阿拉伯东方（Arab Orient）国家从外国干涉和政治混乱中解救出来。尽管一些阿拉伯国家，尤其是海合会国家声称认为中国应该坚持与俄罗斯合作的政策，拉开建立多极世界的序幕。此外，2013 年 5 月 6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与来访的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举行会谈时，提出中方关于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四点主张”：第一，应该坚持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巴以两国和平共处这一正确方向。建立以 1967 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完全主权的独立国家是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也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关键。同时，以色列的生存权和合理安全关切也应该得到充分尊重；第二，应该将谈判作为实现巴以和平的唯一途径。巴以双方应该顺应时代潮流，坚持走和谈之路，互谅互让，相向而行。当务之急是在停建定居点、停止针对无辜平民的暴力活动、解除对加沙地带封锁、妥善解决在押巴勒斯坦人问题等方面采取切实措施，为重启和谈创造必要条件。巴勒斯坦内部实现全面和解有助于重启并推进巴以和谈；第三，应该坚持“土地换和平”等原则不动摇。有关各方应该在“土地换和平”原则、联合国有关决议、“阿拉伯和平倡议”等既有成果基础上，全面推进中东和平进程向前发展；第四，国际社会应该为推进和平进程提供重要保障。国际社会有

An Huihou, “Middle East Countries Show an Increasing Trend of ‘Looking East’,” in Qu Xing ed., *Evol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Pattern in Post-crisis Era and the Environment for China's Peaceful Development: Papers from the Forum on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2010*, Beijing: Current Affairs Press, 2011, pp. 114-133.

在阿拉伯世界，“阿拉伯东方”和“阿拉伯西方”是两个相对应的地理概念。阿拉伯人通常使用“阿拉伯东方”来指代西亚阿拉伯国家所覆盖的地区，即从肥沃的新月地带（伊拉克，叙利亚，巴勒斯坦，约旦，黎巴嫩）一直到阿拉伯半岛（沙特、科威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也门）；“阿拉伯西方”指的是北非马格里布地区（阿尔及利亚、利比亚、毛里塔尼亚、摩洛哥、突尼斯）。埃及在地理位置上正好处于两者交界之处，埃及人认为自己更接近“阿拉伯东方”。——译者注

关各方应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秉持客观公正立场，积极劝和促谈，并加大对巴勒斯坦人力资源培训、经济建设等方面的援助。中国可以加入“四方会谈”，与俄罗斯在机制内合作，通过注入中国的新建议，为“四方会谈”的工作带来一些平衡。中国应当通过积极主动的政策来约束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为地区稳定做出贡献。

与此同时，中国对阿拉伯世界的新战略必须考虑以下几个主要问题：首先，中国应与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政府（Islamic governments）与温和伊斯兰运动接触，说服这些政府和运动在与反对派交往时不仅在国际上，而且在地区层面尊重现有条约的义务、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遵守国际人权标准。要做到这点，中国将不得不放弃只与统治精英交往的传统，并且采用一种新的范式与阿拉伯国家（无论是伊斯兰主义国家还是市民国家）各种政治势力进行交往，如同中国在处理叙利亚问题上所采用的方式。在这点上，叙利亚问题的教训内涵丰富，中国曾同时与叙利亚政府以及叙反对派中的温和派进行对话；其次，中国应重新构建与阿拉伯非石油输出国的贸易关系，迈向实现更加平衡的贸易。大量的中国商品流入阿拉伯市场，导致阿拉伯国家对中国的贸易逆差，2012年，中埃贸易额达90亿美元，中国对埃及出口额近75亿美元；再次，中国也应该对劳动密集型的投资和技术合作给予更多的重视，而不是靠单纯的商品交换。在中国530亿美元的对外投资中，中国对埃及的投资总额只有近4亿美元。如果中国将重点放在上述领域，将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中国将会处在一个更有利的位置，能够对伊斯兰主义政府产生影响；最后，还应对2004年成立的“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给予特别关注，应该建立一个基金会，对文化和教育领域的合作进行支持，将论坛转变成为一个可供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之间进行政治协商的论坛。

四、结 语

中国开始深刻思考其未来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起点，中国将利用其在阿拉伯民众心目中的积极形象和在处理叙利亚危机上的成果继续对阿拉伯人的未来产生长期影响，即提高中国在“阿拉伯之春”国家的投资和技术转让，平衡阿中贸易，对阿以问题和伊朗核问题给予更多关注，以此达成迅速、和平的妥协，从而确保中国在该地区的长期利益。

“Chinese President makes four-point proposal for settlement of Palestinian question,” Xinhuanet, 6 May, 2013,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china/2013-05/06/c_132363061.htm.

China's Emerging Role in the New Arab World

Mohammad SELIM

(Ph.D, Professor, Social Science Department, Kuwait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Chinese-Russian approach to the Syrian crisis is bound to have far-reaching for the future of the Arab world. As the signs of the positive contributions of that approach are emerging, China should proceed to reinforce these contributions through a concerted approach to engage with the new regimes in the Arab world, strengthen the Sino-Arab Forum, correct the imbalances of Sino-Arab trade especially with the countries of the Arab Spring, focus on investing in these countries in labor-intensive industries, putting the four-point proposal for settlement of Palestinian question on the agenda of Arab-Israeli negotiations, and China should play a greater role on the Palestine-Israel issue and the Iranian nuclear issue.

Key Words Arab World; Arab Spring; Four-point Proposal; Sino-Arab Forum

(责任编辑：潜旭明)